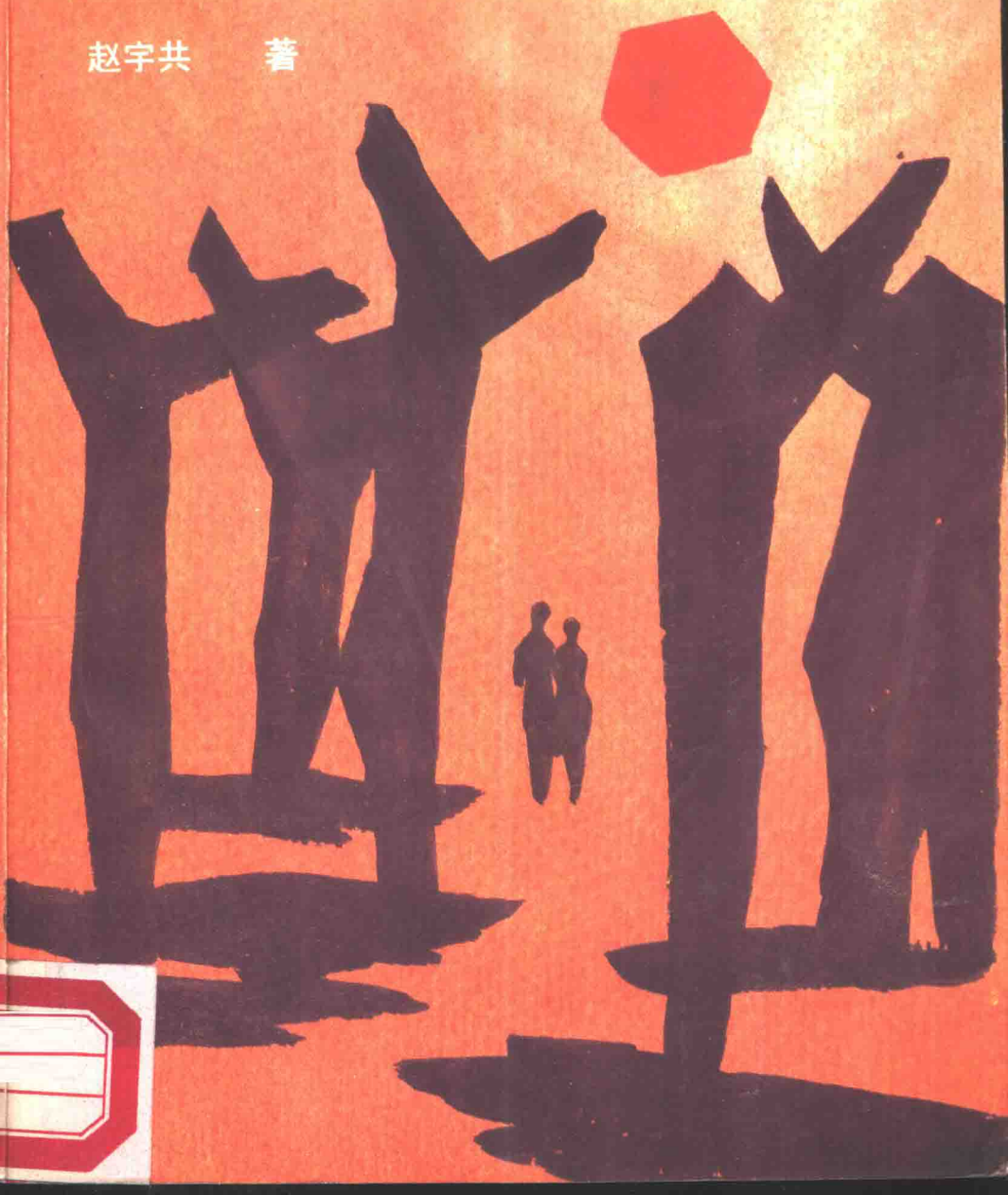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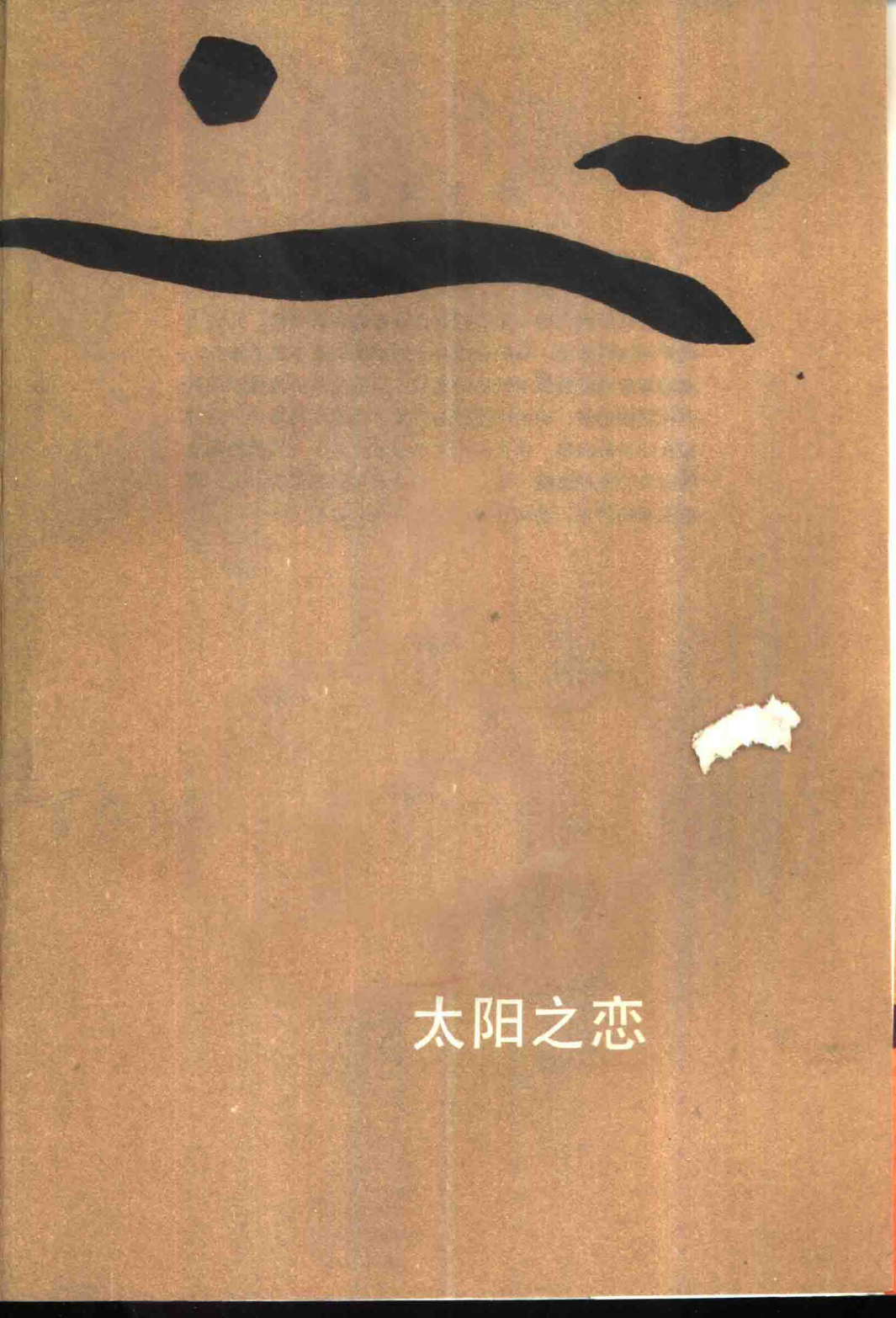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太阳之恋

赵宇共 著





太阳之恋

# 太阳之恋

赵宇共 著

\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漓江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8 插页2 字数185,000

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5000册

ISBN 7-5407-0220-6

定价: 1.90元

I·174

## 本书简介

我们不敢说这是一部能引起“轰动”的爱情小说，但我们相信，书中的主人公们的爱情故事会让读者们饶有兴味，故事所蕴含的人生哲理能使读者们各有领悟。几位当代青年知识分子，有的在婚外恋的感情纠葛中苦苦挣扎，有的却遭到贫贱妻子绝决的离异，有的全身心地追求纯真而稳固的爱情，有的则不停地恋爱，无意于结婚……这种种人的种种故事，由优美的文笔描叙出来，有强烈的悬念吸引我们曲径通幽，还有浓郁的诗意激荡我们的的心灵，更有深刻的哲理，致使我们掩卷之后久久地思索……

# 第一部



一九八一年，夏天。

峨眉山一热闹，就不象峨眉山了。

齐泽浦心里直骂他妈的、他妈的，诗意幻灭了，真他妈的不该和卓帆一道上山！

洗象池佛堂里，嗡嗡语闹，挤满了人。穿旅游鞋戴港式镜的小伙，短裙露膝香气袭人的姑娘，和穿黑色布大襟背油纸雨伞的朝山香客混在一起。佛像前红烛燃烧，炷香烟绕，朝山香客跪下，掏出腰掖的手帕，一层层揭开，将黑糊糊的纸币塞进“随意功德”柜里。香客合掌，额头连连叩在地上。站立像旁，脑后挽着发髻的僧人便在古钟上“咣”地敲了一下。

刹时间，铜钟声颤颤荡起，尾音幻幻然向着无形空间中的神灵飞去；人们敛声屏气，似乎肉声散化，万缘俱灭，冥冥中人神相通，交感中永恒弥漫……

年轻的旅游者们推搡着，一位穿喇叭裤的小伙被按着跪在了蒲团上。他看了眼胡貌梵相的佛塑，猛弯下身子，额头“咚”地叩在了地面上。

“咣……”钟声依然敲响，却被哄笑声淹没了。

卓帆颇有兴味地看着，齐泽浦悄悄走出佛堂。

山雾茫茫。石板山路湿漉漉的。脚掌触地的一刹那，小腿肚不能自控地颤抖，觉出肌肉酸痛。齐泽浦由着下冲的惯性疾跑，快、快、把卓帆甩远，真他妈憋气，上山有上半截的？不上了！

可是，还得下，尽管心里不愿意。

路两旁，层层叠叠满眼绿。

杉木、椿树、楠树，粗大的根须裸露地面，皱裂的树皮

上，长着湿漉漉的苔藓；满眼枝条交错，空间吊着网结般的藤蔓；松、柏、山杂树，则挤满中层空档；低矮矮的细竹、蕨草，密得插不进脚，坡坡坎坎遍地繁衍。

“喀刹刹刹……”

雷声！遽然间震人的雷声在头顶炸响，撼动着空气，山林、脚下的岩石，都慌慌地悸动；沉闷的回音隆隆远去，远去；枯叶沤腐发酸的气味，硫磺燃烧的气味……

白色的雾团浓稠似凝，从山路旁的深谷中涌上来，翻卷着，恣意变形，漫过山路飘飘移去。满耳的雨声，细听，却是不一样的：雨珠敲在石板上，落在大树上，又滴下来溅着小树叶、细竹叶、小草叶；忽而迅疾，忽而稀缓，忽而沉闷，忽而清爽……一种能接受却无法破译的信息，一种大自然神秘的语言。齐泽浦心绪骚乱，隐隐感到会发生点什么的的不安。他转过身来的时候，蓦地愣住，脑子嗡地一下……

十几米外的树下，有个女人也在躲雨，是侧影。那女人微微偏头，用手绢擦着头发上的雨水，拧拧手绢，她又托着长发向后抖散着甩。优雅、洒脱、鲜丽，绿郁郁的山林一下子活了，有了色彩！幻境似的，幻境似的……

杏黄上衣，银灰裤子，身条长长的……咦？

齐泽浦呆呆地注视，只觉得就是、就是和记忆中的那个女人相似。他幻觉般地木然，无法理解。

那女人没发现有谁看她，黑色的长发又一甩，朝这边转脸，一阵雾气涌来，隐没了一切。

齐泽浦屏住气，是的、是的，好象是她！是她！！

“喀刹刹刹……”

头顶的枝叶被雷声震得哗哗落下一片水珠。霎时间，齐泽浦耳边消失了任何声音。近处、远处，形物的色样模糊成一片。仿佛灵魂出窍，觉着身轻似烟，一种空明的神韵在脑际环旋。他

看着坡下，那十几米外、那女人，似乎是在幻境的彼岸，是另一个世界。那里传来的走路声说话声异样地细腔细语，玄玄虚渺之中透出桃花源里的气味：

“喂，加把劲上哟，菩萨等你们呢……”下山的人拖着长声，唱一样地喊着，软软的四川口音。

在山路台阶上攀爬的人抬起了头，朝下山途中冲他们打招呼的香客笑着拱手：“菩萨给你们添了喜，好走噢……”香客们又举步继续上。

“沙沙沙沙”，齐泽浦手臂的皮肤感到清凉的水滴，又响起雨打树叶的声音。雨声急促地嗡响一片，发出似万人低语的哄哄共鸣声。齐泽浦想走过去，有股令人激动的引力，却又动弹不得；他恍恍惚惚地听到有个声音在说：不会，不可能，咋能在峨眉山？在这百里长的山路上？然而，另一个想法即刻出现，压住那个声音在喊：看见了，我看见了，看见了！就在眼前！

雨丝稀落，雾气渐渐飘过。幻境并没有消失，那穿杏黄上衣的女人抬手，将额前的头发向上一挑。齐泽浦簌簌颤慄，是她的动作、她的习惯！熟悉，曾经很熟悉，熟悉她那股气味……她，也向这边看；看见了自己，定定地不动；迟疑了一下，她走动，走过来……一声雷鸣轰响，雨滴哗哗落下，她停住；人、树、路，又被漫过来的雾障吞没。

齐泽浦惶惶不安，不知如何迎接这梦幻般的意外。他的意识还没有行动的反应，只是恐惧，唯怕这眼前的人影突然消失。等不得雾气漫过，他突然不顾一切地喊：“雷琳琳！雷琳琳、雷琳……”

回音，只有消弱渐散的回音。

脚踩石板的踏踏声：“踏踏……踏踏……”

错觉？真是错觉？

踏踏的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！

她从雾中出现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

浓白的雾气轻轻地将他们淹没。

• 2 •

“你，怎么在这儿？”

雷琳的声音尖细、生涩、疑惑。真是她，真是她呵，她却冷漠，她的语气她的神色，竟这样冷漠，让人意外。

齐泽浦回到现实里：石板路，树，绿……在雷琳身后显现了，清晰了。刚才由惊喜迸发出的激情雾一样消散，他不清楚要说什么，恍恍惚惚中，嗫嚅着自语：“等雨，等雨，是等雨？”

不可思议，她怎么会在这里？真在这里！

是怎么了，怎么能是他呢？怎么会呢？

.....

眼睛就那么对视，就那么寻找着。寻找往日的影子，梦幻一样的记忆，距离，一切。

变了，她明显的变了！披肩发，雨淋湿了，还是用了发乳之类的东西？显得黑亮。衣着雅素，却经过选择，恰合腰体，不象过去那样蛮不在意。她似笑非笑，看得出她也被这意外所迷惑，张着嘴想讲什么，又说不出，默默地等待着……她仍带着一股芳洁单纯的高贵，一股柔情脉脉的魅力，令人欣然目悦的女性之美，她身上，是否还有那股记忆中柔温的气味？

雷琳避开齐泽浦的注视，看着正从半山坡朝下挪步的香客：“真没想到，怎么会呢？怎么会呢……”她又默默地一笑。

齐泽浦没听见她在说什么，却看见她那熟悉的一笑，心头象触电似地一颤，想喊、想跳，他伸出手来，想猛地拥抱她。这应该是他的妻子，这女人曾准备把一切都给他的。

霄琳疑惑地眨眨眼，不明白齐泽浦在干什么，为什么抬着手？她扭脸向自己身后看。齐泽浦顿时醒悟，顺势将手抬起，紧了紧肩上的背包带。

雷琳又是淡淡一笑。齐泽浦觉得奇怪：她，笑什么呢？

齐泽浦判断不准，他脑子里的雷琳，还是学生时代的雷琳琳，十多年前的雷琳琳。那时，俩人在一起，心灵的交流是那样默契，能够跳跃式的谈话。她的眉额一蹙，嘴角一挑，眼皮一眨，内心的情绪和意图马上便能猜到。有时，她嘴里说的话，恰是他脑中正想的、涌到嘴边要讲的，哦，雷琳，雷琳……那一次下雪……那一次小树林里的幽会……

然而，俩人默默，默默。

雨丝不断地从眼前穿过落下。下巴尖上的水珠朝下滴着，雷琳向路边的树下走去，齐泽浦跟着她走。

泽浦生出世事茫茫的感慨。十多年了，也许她，成了个贤妻良母？一个熟悉各种化妆品的少妇？或者是一个报告文学中的人物？一个我想象不到的人……在她眼里，我又是怎样的呢？嘿，刚才，竟那样忘情的激动，还把她当成想象中的密友……甚至情不自禁地想……

头顶上的树叶滴下雨珠，在地面凹处溅起水泡。水泡清脆地响着，“蹦——蹦——蹦——”，水泡响着。

嗨，不想不想，见面总是让人高兴的！是的，怎么会见面呢？怎么会呢？

“你，也下山吗？”齐泽浦问。嘿！废话！管她上山下山，难道能够马上分手各走各的？可还是问了，齐泽浦挺后悔，他倏地扫了雷琳一眼。

“嗯，下山。”雷琳似乎没加思索便回答。

“一块走，好么？”齐泽浦注视着雷琳。

她不答语，却迈步下了台阶，杏黄色的衣角微微掀起。

熟悉，是雷琳琳！她走路仍似过去，轻捷，脚后跟先挨地，脚尖随后踏下，身子不太明显地一弹一弹，却又无声无息。哦，她仍是那样活泼、自然、随便，有着女孩般的韵味。她在想什么呢？又默然一笑，转过脸去……齐泽浦不看她，却能感觉到她的一切……讨厌，极窄的小路，两旁全是湿淋淋的树，只能一前一后走，俩人并肩一排，又太近……

“你是来……”雷琳拨开垂在路上的枝杈，说了半句停住。

“我呀，是来找你的！”齐泽浦想开开玩笑，语气却严肃了。雷琳没笑，齐泽浦挺尴尬的反而窘住。几颗雨珠挂在雷琳前额的发丝上，晶莹颤晃，又滴不下来，女人淡淡的香脂味，齐泽浦觉得有点别扭，放慢脚步，和她分开得稍远点。

晕晕乎乎，身非常态，齐泽浦总觉着是在想象的幻境里，自己和面前的这一切都不真实；可又很清醒，很兴奋，真是奇遇、偶然的奇遇，齐泽浦被这偶然所迷惑！文革中下工厂，十几万中学生，偏偏和她分一起。后来，又怎么那样轻易地分手了，再没联系？如果当时去找她，或者碰巧在钟楼，在新城广场见了面，又会是怎样呢？现在，竟在峨眉山，在这百里长的山路上相遇了……哦，实际上又不象偶然，是知道她在峨眉，才愿意和卓帆一道上山的吧。朦朦胧胧地预感到峨眉山总有美好的东西在等着自己，是雷琳、或是邂逅相遇的其他女子。这那怕是梦幻，是万分之一的希望，但想着有那么个她在这里，行动便有了诗意。哦，偶然、偶然，这个偶然竟成了现实，这一切的背后又是什么呢？茫然、玄秘，猜不来，却不可逆转地向它走去。猛地，齐泽浦感到恐惧，这一切好象都是假的，随时，会倏地消散……

“嗯，是的、是的。”他见雷琳笑，忙点头答话。

“怎么了，什么是的是的，我问你毕业后干什么……”雷琳笑着问。“噢，对不起、对不……”见鬼，我这是怎么了，竟这样客气，齐泽浦暗暗埋怨自己。

“呵呀！”雷琳突然惊叫，朝后闪身子。路旁草丛里，指头粗的一条黑蛇，曲曲弯盘着。

齐泽浦弯下腰：“喔，是地龙，峨眉山的大蚯蚓。”他用枝棍拨了拨，地龙仍不动。噢，死的。齐泽浦看住地龙，似乎思索着什么，叹了口气。他眉心的肉皮明显地呈八字形隆起，神情灰冷绝望。他呆呆地默立，半晌方才喟叹一声，要说什么，却又无声地闭上了嘴，呆呆地站立。

“好苦呀……”雷琳喃喃自语。她觉得默然间，好象窥到了齐泽浦那无法表露的沉重，他抑聚在内心深层的苦闷。是的，他的情绪安定后，脸上便浮现出那种从前没有的苦相，似乎长久的抑郁在他脸部打下了印记。好多年没见了，知道他考上了西京大学，并结了婚，一切都挺得意，他上峨眉山不是出来玩吗？为什么是这样呢？

迎面，岩缝里歪出一棵树。树干碗口般粗，冒出岩缝一米多高，便被横伸过来的石崖挡住，树干歪斜着伸展，折弯下来又顺着空间朝上挺直。齐泽浦看了一眼，心头突地一颤，他顿时觉得一种难以抵制的难受，活象个折了脊椎骨的残废人，他急步走过这棵树。

俩人气喘喘地走到坡顶，下坡的路塌了一段，土黄色的铺路石条滚落在路旁的山沟里，下边是空的，有两米多高才挨地。齐泽浦蹲下，朝前一跳，翘起着，抱住了一棵树。

抬头看，雷琳还站在坡沿上。“要不要，我扶你？”齐泽浦迟疑了一下，想伸手接她。

“不，不要。”雷琳摇着头，“自己来，”她躲开他的手，

他也不好去扶她。唉！这是怎么啦？处处别扭！象隔着堵无形的墙，互相猜度心思，竟不能把话说明白。也许，就不该见面？永远保持甜美的记忆？齐泽浦又生感慨，自忖着摇了摇头。不该见面吗？不不，见面总是让人高兴。竟然在山里，会是在山里？

• 3 •

“吱……吱……吱……”

尖凛的动物叫声，使人突地心悸、发疹！

“吱吱……吱吱……吱吱……”

怪叫声在山谷黑绿绿的树丛间传递、响成一片。

雷琳慌怕，站住，不由自主地朝齐泽浦身边靠。

“猴子！”齐泽浦转着头看半空的树干。满眼葱绿的枝叶，密撮。

“吱吱！”小小的叶片旋旋飘落。齐泽浦一转身：“哈，猴子！看，树上，那边、那边！我看到了！”

“哎呀！”雷琳失声惊叫，一跳，抓住了齐泽浦的胳膊。她脚下一米远的地方，就蹲着一只毛扎扎挺吓人的老猴子。

老猴黄茸茸的长毛，鼻脸红扑扑的，圆溜溜的眼珠，大模大样地瞧人，毫无惧怕的神色。它伸着长长的手臂，黑亮亮的掌子，尖利的指甲尖钩般弯曲，挺怵人的。它身后，还躲着一只小猴，一闪毛茸茸的圆脑袋，又缩了回去。竹丛间叶片簌簌，一片吱吱乱叫声，头顶上的树枝也晃动，不停地落下叶片。

“真遇上了、真遇上了！”齐泽浦兴奋地喊。“峨眉山的猴子是不怕人的，快喂它吃的！”他从旅行包里掏出面包，撕了一块，用指尖夹住，试探着朝老猴跟前递。没等他看清楚，眼前一闪，面包就抓在了猴子爪子里。老猴正要朝嘴里塞，身

后的小猴扑过来，嗷嗷尖叫，抢了过去。

雷琳也掏出饼干，却不敢喂，她递给泽浦：“给它，让它再吃一块。”齐泽浦弯下腰，和猴子面对面，他刚一伸手，老猴便又抓了过去。齐泽浦又接过雷琳递过来的一块饼干，一只小毛猴扑跳出来，伸爪想接，却被老猴一把揪住，朝后一甩。小猴吱吱怪叫，躲在远远的地方，朝老猴示威，作势。

“哈哈……”俩人齐乐了。雷琳的手忘情地拍着齐泽浦的胳膊：“你说，猴咋不怕人呢？”

齐泽浦撕着面包块：“我是好人，当然它不怕我……”他回头看了看雷琳。雷琳是没听出他的话外之音呢，还是处在兴奋之中，她连声说：“山上真好，山上真好！”

“是的，山上比山下好。”齐泽浦低下头来，冲猴子笑了笑，似乎猴子才明白他的意思。

“雷琳，你也来喂。”齐泽浦欠欠身子，让雷琳站到猴子跟前。

雷琳半弯着腰，哆哆嗦嗦伸出手，猴子动了动，她吓得又想缩回来，却见猴子一拍身子，她吓得猛收胳膊，“还是你……”语未落音，老猴探身已将饼干拿了过去。哈，连她的手皮都没挨。雷琳惊喜地叫着，“老猴真有教养，老猴真好！”她向猴子招手，“喂，朋友，咱们是朋友！”

齐泽浦点点头：“是朋友，无法交流的朋友。”

雷琳猛抬头，探询地看着齐泽浦。正是这一眼，齐泽浦判断出雷琳明白他的意思，并没有忘记过去的一切。他内心涌生喜悦，觉出无形的厚墙已经消失。他冲着猴子扬扬手，大声说：“谢谢你们，朋友，谢谢！”

老猴吓得一声啼啸，跳进草丛，一窜，不见了。林子里顿时响起猴群的尖叫。垂拂的藤蔓摇晃，小猴子抓住藤条荡来荡去。

雷琳依依不舍地向树上招招手，神情凄哀地说：“朋友，我们得走了，得下山去……”她深情地望着泽浦，眼睛里满含着难以言尽的惋惜。

齐泽浦怔怔地盯住雷琳。他豁然间感到，在心灵深处，她不仅承认过去的一切，那燃起俩人心血共热的生命之火，也并没有熄灭！一种无法自抑的激情刹那间胀着胸口，他朝着大山，朝着坡下郁郁葱葱的空谷，鼓足气力、拖长声喊：“喂——喂——喂——”

回声一次次重复，减弱着传向远方。

雷琳看着忘情激动的齐泽浦，他的头发随着呼喊声而索索颤晃，他两手在胸前用着劲，他眼珠喜悦地闪亮，他已经忘乎一切，在鼓着全身的气力连声吼叫……

雷琳向后靠了靠，有点怕。

有点说不清楚地惶惑。

#### • 4 •

“总算赶到了！”卓帆长嘘口气。

抬头望，峨眉山万年寺喇嘛庙风格的佛殿上，五座藏式梵塔映着霞红色的夕晖。

卓帆发怔，悲凉在心头弥漫。每当看见晚霞落日，他莫名其妙地便觉得心里发空。哎，又是一天，又是一天。他问了登记住宿的管理员，一瘸一瘸地朝坡下走去。

十九号：一对男女咯咯笑着接吻，门竟开着。

“印堂之下至山根叫疾厄。你看，隆而粗丰而满，福禄无穷哇，连接伏犀定主文章……”这间屋里在算命呢。

二十一号房间听广播评书：“他身材高大，膂力过人，虽没投过名师，但也会过武友……”

二十二号，就是这儿了。门虚掩着，卓帆一脚踢开门，齐泽浦双手抱肩正迎面站立。

“说，该把你枪毙五次，还是十次！唔，这位？”

窗下，桌旁，坐着雷琳。她看看齐泽浦，看看卓帆，站起身来，冲卓帆点点头，笑了笑。

“噢，是我的老同学——雷琳，半路遇见的。这位么，我校中文系研究生，未来的中文系主任，或者是，中国的别林斯基……”齐泽浦忙做介绍。

“哪里哪里，”卓帆急忙说，“鄙人姓卓单字帆，三十四岁，有妻容氏。系主任么，天天练气功，不定我得死在他前头。别林斯基么，中国不需要，那个时代过去了，哎哟！”他往床前挪步，脚踩地时皱眉吸气，背包顺手朝地上一撂，重重地坐在床上。他双手揉腿，“天下秀、天下秀，卓某算尝到了味道。喂，泽浦，还有烟没？”

这人，真有点意思！发怒、微笑、诙谐、哀号，也不管雷琳这陌生人在场，竟在床上躺下了……雷琳向屋外走：“你们累了，休息吧，我也该去洗一洗。”她朝卓帆点点头，看了齐泽浦一眼。

“喂，别走、别走！”卓帆闻声起身，“你们说话、说话，我还要吃饭去。泽浦，别让她走哇……”

齐泽浦还是将雷琳送了出去。片刻，他又进屋子。卓帆长吐一口烟：“好你个正人君子，眨眼不见人了。怪不得呢，原来是和情人幽会！老实说，是不是早约好的？嗯？”

齐泽浦不看卓帆，不想和他说什么。

“沉默？沉默更能说明你们的关系。那女的眼神和你的眼神，都有一种特殊光泽，能看出来，不一样的！别嘴硬，要不要我腾房子？放心吧，骑士，卓某人保密！”随即，他闭目扬头，哼吟着，“溱与洧方涣涣兮，士与女方秉简兮，女曰：观